

龜

巢

藁

一  
一

三

集

卷

三

龜巢藁卷之十四

序

送黃仲賢同知吳江州序

國家以民為本故州縣守令之職必慎擇焉以  
其近民故也苟知近民之理則必如醫之近人  
察其脉而知病否農之近田視其苗而知美惡  
母之近子求其意而知欲惡苟非其人則何異  
以巫為醫以工為農以塗人為子之母乎至正  
己巳秋太尉丞相知黃公仲賢之能啓奉正命



命同知吳江州事其職可謂近民矣或曰君前  
為江西省照磨為南臺掾至蔚有能聲未嘗  
近乎民也矧今位州長之下僚佐之上凡所處  
決非已得專其為政也不亦難乎予曰位不同  
而理同苟吾之理明如鏡照物持此以君同僚  
之間無偏執無詭隨一州之事交相可否舉直  
錯枉惟理是從必能使斯民無嘆息愁恨于田  
里者矣夫如是可謂醫之知病否者也農之識  
其苗之美惡者也母之能求其子之意而知欲

惡者也近民之理如斯而已君之行其友某請  
予以理之一言叙而送之子則毘陵謝應芳也  
贈卜者陸仲明詩序  
卜筮之說予嘗著辨惑編論之詳矣今吾友徐  
君伯中謂中吳陸仲明氏善卜往以疑事決  
之其應如響故率諸善文辭者贈言且徵予為  
之序夫枚卜功臣雖唐虞之聖猶用之若三代  
則塗山之卜飛熊之占百谷之筮皆驗以興國  
特不知當時掌著龜者何如其人也春秋時或

者謂筮長龜短而龜獨重于世家國大事未嘗  
不謀之善卜者誠能紹天之明以七十二筮洞  
明吉凶其人豈易得哉但世之假龜策以售妖  
誕之說者垂簾君肆所在有之君子不能無憾  
焉夫以伯印之明智而稱仲明若此則仲明之  
精于卜也可信矣雖然昔君平於問卜之士語  
臣以忠語子以孝其諸善道莫不隨其人詔之  
于世教殊有補焉諸君既賦詩以贈譽予不佞  
復以是規之仲明其留意焉

婁曲書堂詩集序

人情孰不愛其子乎惟其愛之以德使之能自  
樹立斯君子之愛矣崑山殷君叙父有見于斯  
視羸金不如一經乃買書築室于婁江之上命  
其子奎日與師友講學寢處食息于其間而奎  
也服膺父訓篤專厥修而經歲累月足不跡庭  
戶外學與日積聲聞遠近若叅政鄱陽周公亦  
過而嘉之扁其室曰婁曲書堂既而鉄崖楊堯  
生及諸名士皆有賦咏而予亦嘗題其壁焉今

君叙又欲因詩以賈其子之餘勇而並進之乃  
裒集諸詩時令諷誦且俾予序所以集詩之意  
吁若君叙之愛其子者可謂君子矣奎字孝章  
亦可謂孝于其親而名不虛得矣予嘗三復是  
編顧其詩類警策不特頌殷氏堂構之美而已  
使凡為人父為人子者得而觀之莫不有所感  
發興起而為風教之助云

杏林春詩卷序

予嘗讀列仙傳至董奉杏林之事嘗掩卷而嘆

曰嗟乎奉必有道之士而隱于醫者也觀其用  
藥活人而不責人之報以杏易粟且復賑夫飢  
者非有道而能若是乎傳者蓋欲特著其事託  
為神仙以高之殊不知君子之所取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吳子中行去奉千載景慕之將繼其  
美乃大書杏林春三字于齊君之室示不忘也  
所謂杏林者蓋根于胸中方寸之地而春則發  
乎秉彝之天流芳後人傳之不朽非蔚然佳樹  
而已吁中行之學人固知能世其家而其心則

子猶恐人或未之知也今觀四方士大夫遺之  
詩文咸嘉其存心之仁擬諸董仙無間者可謂  
有諸中形諸外矣予于是益加起敬三嘆之餘  
用題卷首

送琇上人序

予聞浮屠氏之學其宗有三曰教曰禪曰律教  
以明法理禪以悟本心律則操且式而已三家  
說行互相優劣果孰得而孰失哉吾意其宗于  
教者猶儒而窮經要得其本矣彼禪異頓悟律

謹細行雖各有義然循其常而求之始乎粗而  
卒于精始乎求其言而終有得于言意之表者  
則于教誠有取焉玉林師有見于茲也自少走  
吳楚間求其深于浮圖之書者從焉又旁求  
吾儒之書而讀之故能歲時享其祖禰而且仁  
其族也予故與之交且膺焉今玉林以斷雲法  
師主澄江迎福之席得華嚴之傳徃哉之以尸  
其悅眾之職吁醍醐甘露悅乎口者也秘密之  
藏要妙之理悅乎心者也師徃以其詩究竟得

說廣示其衆來學之歛焉者孰不歡喜而信慕  
哉而况有得于吾儒之旨耶于是衆餞以詩予  
則為之序云

送慈晉卿序

秦漢以來官不封建為郡縣者往以文承之  
數視為傳舍治效益蔑如也况巡檢或以省檄  
之過郊授者截日代去其傳舍尤非郡縣之比  
惟慈晉卿則不然君來犇牛即諗諸衆曰吾居  
此誠不知能幾何時然食君之祿雖一日必事

其事爾吏必謹其業蹟爾巡兵必嚴警邏否則  
必汝責弗恕于是各殫其力而君之用情尤倍  
之居民謐寧盜賊屏息四境之內晏如也既而  
郡府以材幹聞復以渠堰等事委之夫犇牛當  
驛路之衝凡朝廷使命之出東南方物之貢與  
夫省憲百司往來絡繹罔不役巡兵護送之稍  
緩則怒罵鞭扑皂隸不能堪而君處之泰然每  
以身代巡兵之役退無怒言閱四年如一日蓋  
其立志之確而忘其勞且辱也今鄉人德之郡

謝東坡集卷之十四  
六  
府嘉之儒紳君子咸賦詩以華其行吁世之傳  
舍其官者聞慈君之風可以少變矣

送秦彥明序

士不可以窮達論也窮而耕莘達而阿衡窮而  
釣渭達而鷹揚窮而版築達而霖雨所謂窮達  
者時也向使諸賢者不遇于時則終為莘野之  
農渭濱之漁傅岩之賤夫耳吁今人猶古人也  
惟其藏器于身待時而用不躁不競斯為可貴  
世之狐趨狗媚利祿以榮其身者君子恥之淮

海秦彥明儒先之子也家庭之訓聞此熟矣觀  
其所負之器如干將莫邪用為補履之錐豈其  
利執然而為貧而仕與浮沉未嘗有毫髮躁競  
意征商之暇每與僕痛飲劇談商畧今古語及  
先民耕釣版築之事必奮髯抵几激昂盡醉而  
後已今其行無以為餞請以疇昔所常共談者  
書以贈之以堅其待時之志

送趙縣尹之安仁序

予聞古鄱陽之地土沃民富物產饒衍故以饒

名州考之今則銀錫絲絮魚稻之屬誠夥其民  
誠殷名不虛得矣郡屬州縣六安仁其一也土  
壤民物視他邑為最或謂其民習奢靡蕩禮法  
不才者居多土沃故也為此邑者厥惟艱哉是  
不然凡民之情有恒產者而後有恒心庶且富  
而後可教否則汲汲救死不贍教將焉施然則  
安仁之民其可教者奚其難但近時州縣吏視  
其地之瘠肥民之豐嗇以為幸不幸者其意有  
不在乎治之難易也今趙君天祺為安仁令吾

知能教其民而不以為難也必矣何以言之往  
者君大父為賢守令著稱于時君卓然有祖風  
烈製錦斯邑牛刀發硎豈不恢々乎有餘地哉  
斯民也將見被絃歌之化成禮讓之風熙々乎  
耕稼之為樂也寂々乎雞犬之相安也皞々乎  
不知帝力于我為何有也麻中之蓬亦何待矯  
而直哉君之行可慶者如此而其民又豈不大  
可慶乎

古昔贈刊字張生序

文華閣六經書